

游戏就是年幼孩子的功课



□ 坊间人

茫茫人海,与你擦肩而过的人很多,和你相识的人也是不计其数。唯有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就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除了亲人之外,还有一种人,这种人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他(她)也像亲人一样关心你,爱护你,帮助你。这样的人也如同亲人,不可代替。

有的人也许貌不惊人,也许才不出众,却有种亲和力,让人舒服,让人想要与之亲近。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像听一曲舒缓的音乐,品一杯醇厚的热茶,看一朵花静静地开放,宁静中含有淡淡的喜悦。

让人舒服的人,一定是细腻而聪明的。他们做事有条理,说话有分寸,也许只是一个眼神与举动,都可以让对方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暖意。他们能把话说到你心里去。只有让别人感到舒服,别人才会没有压力与之交谈,在他们春风般的温和中展现自己。

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大度一些、宽容一些、释然一些、淡然一些。事事计较,处处较真,就容易疲惫不堪。待物大大咧咧一些,待人随和包容一些,遇事处世大气大度一些,有个丰富精彩的内心世界,比什么都重要。

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就应该努力去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也许,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并没有得功名利禄,也没有满堂喝彩陪伴,但内心却时刻充盈。内心是舒畅的,灵魂是快乐的,那是多少物质和金钱都换不来的。

幸福,就是想吃什么馒头时,就得到一个馒头,并且安心地吃下去。若只能得到半个,叫不足;更少叫匮乏;若得到两个叫富余;得到三个叫负担;得到更多叫累赘。幸福,有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恰到好处。幸福不是脸上的虚荣,而是内在的需要与满足。幸福既在别人的眼中,更在自己的心中。

跑得再快,也快不过时间,走得再慢,时间也不会催促。也许占得风光艳丽容易,想要活得优雅却艰难。忙中有闲,身忙心不忙的人,才是真正的潇洒。人生一路向前,请放慢一点自己的脚步,好让灵魂赶上来。草木荣枯自有时,万物从容皆自得。

只要春天还在,请不要悲哀,纵使黑夜吞噬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只要生命还在,请不要悲哀,纵使身陷茫茫沙漠,还有希望的绿洲存在;只要明天还在,也请不要悲哀,白雪终会悄悄融化,春雷定将滚滚而来。

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春的殷红实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总是经过得太快,领悟得太晚。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人生路上的亲情、友情、同事情、同学情、朋友情、一旦擦身而过,也许永远不邂逅。

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见。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小,小到一抬头,就看见你的微笑。所以,遇见时,请一定要感激,拥有时,请一定要珍惜,转身时,请一定要优雅,挥别时,请一定要微笑。因为一转身,可能再也不会相见,珍惜缘分。

我们常说,有空再做。等有空了却懒得去做了,就推说下一次。时间不等人,在我们能够完成的时候,就要抓紧时间去做。不要等你没有能力和条件的时候,才后悔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没有来日方长,只有时光匆匆。

□ 木公

搞清幼儿园孩子的戏到底是什么。

雷娜·威尔逊教小朋友及小朋友们的老师,还有几代的大学生,每天演戏。到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让她来看今天美国幼儿中心和幼儿园课程的改革,她会怎么评判以课程代替游戏,来作为儿童社群生活之核心的设计呢?

“可能吗?”她也许会这么问,“现在这样,不是就把功课当作小孩的戏了吗?不,这绝对不可以!我们必须重新开始,注意观察,注意倾听我们的孩子,我们早已忘记自己身为孩童的感受了。”

然而,只要我们还想让现在的孩子像雷娜·威尔逊时代的孩子一样,是富有创造精神的思想家和演员的话,我们还需要超越观察、倾听和记忆的课程。我们不但要记录他们的语言、知识和表达,还要将它们变成戏,演出来。我的目标就是要检验幼儿课程本身的自然形态,以及孩子们通过游戏对彼此进行的研究和探索。

如果我叙述的这些故事能来回穿梭于几代人之间,那定是由于这种幻想游戏(fantasy play)一直都令人心醉神迷的缘故。在妮莎·罗培生(Nisha Ruparel-Sen)的幼儿园中,你见到的小孩和我三十年前教过的小孩,差异小得很;他们以及其他所有的小孩,他们的游戏,他们的故事,都在告诉我们,这些记叙会一直继续下去。这些小孩是我认识的最有创新性的研究者,他们在回答雷娜·威尔逊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把游戏称作孩子的功课?”

此外,我们为什么不把游戏也称作是老师的功课呢?正如同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Lev Vygotsky)所说,孩子们在游戏行为表现会比平时杰出。就让我们这些幼儿教师们寻求各种方法,紧紧跟随孩子们脚步,从阶梯的第一级开始,不断向上攀登。正如所有孩子都知道的,那就是幻想游戏。

□ 新京报网

灵的核心。

小孩放学回家后,就换成我们班上的同学坐在幼儿园小孩坐过的小椅子上,仍在苦苦思考我们当天所观察到的现象。威尔逊教授告诉我说:“你们正在观察的,是学校中唯一一群无时无刻不在忙着为自己设定功课的年龄群体。那看起来,听起来都像戏,但我们觉得用孩子的功课(work)来称呼这些幻想游戏,是很恰当的。为什么说很恰当呢?这正是你们来这里寻找的答案,而且,要自己找。”

我们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一开始记录某一组事件,被我们记录的主角就立刻改变主意,假扮别的去了。他们彼此给对方提供线索与消息,而我们却如同呆头鹅,感到莫名其妙。不过,我们会收集到有趣的小故事、好玩的谈话片段、一些积木建筑绘图,还有一些随手涂鸦的绘画。收集这些的同时,我们也试图了解孩子在过程中学习到了什么。我们无法捕捉到的是孩子们在语言和行为中所附带的情感强度和意图。直到威尔逊教授温和地建议我们,要在这些混乱中加入自己的想象,我们才恍然大悟。

“假装你是在演戏的小朋友,”她说,“你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是什么阻碍了你将你所见到的演出来?就这样填充你不了解的空白,并且不断地提醒自己,当小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不久我们就发现了,游戏确实是功课。首先,要决定自己想扮演谁,而别人又该演谁,周围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更换场景。接下来就是更大的问题,要让别人听你的话,接受你的观点,同时还要对假象保持公正,对大家信守承诺,也许还需要好朋友的衷心相挺。奇怪的是,对我们来说,在复制和发明一场戏中,最难的部分是幻想本身。我们的幻想总是不如孩子的那么可信,那么有趣。我们要非常努力地练习,才能



书名:《游戏是孩子的功课》
作者:(美)薇薇安·嘉辛·佩利
翻译:杨茂秀
出版社:晨光出版社

中,一窥薇薇安·嘉辛·佩利的思考,和她用心观察到的孩子们的世界。

小孩子

“游戏(本书中提到的游戏,多特指儿童的幻想游戏)是孩子的功课”——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1949年,来自新奥尔良市纽科姆幼儿园(Newcomb Nursery School)的园长雷娜·威尔逊(Rena Wilson)女士。当时她是在索非-纽科姆学院(Sophie Newcomb College)的“幼儿导论”课堂上说起这句话的。那时,我是刚刚转入该校的四年级新生。因为结婚的缘故,我暂停了大学的学业;搬到新奥尔良后,重新入学继续我的大学课程。那时,我还没有决定要当老师,只是觉得学习有关小孩的课程是不错的。课堂上,威尔逊教授承诺,将带领我们一起去探索童年心

海外游子的新年随想

千,家乡在这些年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我的故乡是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最近几年我经常回去,见证目睹了家乡的巨大变化。四通八达的水泥道路,路边是50米纵深的富有层次的绿化树,整个崇明岛就像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当地领导告诉我,崇明现在的规划建设定位是打造世界级的生态岛,成为长三角的中央公园。

目前崇明岛已经楚楚动人,魅力十足了,那让人忘却尘世的森林公园,回归自然的东滩湿地,清波粼粼的明珠湖,乡情浓郁的农家乐等等,无不让人陶醉,流连忘返。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崇明大气智慧规划、大资本人工建造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现代自然生

态环境,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最近几年我回家乡,看到崇明的农民们住的是漂亮的别墅楼房,还用上了自来水、抽水马桶、煤气灶。很多家庭有车,出门至少是电动车代步。国家对农民发放各种生活津贴,提供比以前优越许多的医疗服务。

如今家乡的农民开始谈论养身减肥,讲究少吃肉类少吃饭,流行的生活方式是走路锻炼,唱歌跳舞。种菜变成一种享受,很多家庭还有雅兴种花养草美化家居。我在想,古时陶渊明崇尚的田园生活可能也就是如此吧。

以前大家羡慕澳大利亚人民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而今天我们家乡父老乡亲的生活环境、幸福度不逊色于

忆元宵

变,成了元宵节的主角:火球桶。

元宵节上午,我和小伙伴会很忙,爬树掰树枝,收集玉米芯,节日晚上的燃料必须多多益善。

早早吃完晚饭,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然后带着装备、柴火,来到了小队里那片宽阔的草场地。生火是最麻烦的,不过有了我从奶奶的洋油盏里偷来的煤油,就诸事顺利了。

把柴火点旺,放入火球桶,绳子牵住桶上拎手,就可以把这一把火恣意舞动起来啦。

或单圆、或双圆、或上圆、或八字

在我不能忘却的回忆里,肯定有飞虎牌油漆桶,它还有个更亲切可爱的小名:洋锡桶。

在我小时候,它可是真正的宝贝。每年总会千方百计地收集、珍藏几个,然后就等元宵节,小伙伴们疯玩一把,大显一下身手。

每年的元宵前夕,我会拿出洋锡桶,先往里面塞满泥土,紧紧夯实,然后找两个钉子、拿把榔头,认真开始元宵节道具的制作。一般要花差不多一个下午,才能在桶身上凿出若干个均匀的孔洞,倒去泥土的洋锡桶摇身一

喜乐开怀种田人

老岸河旁八角亭
九曲桥上闹盈盈
机动车辆穿梭过
人似车水马似龙
村委传出锣鼓声
场上一片看戏人
新旧社戏万般情
喜乐开怀种田人

□ 龚锡利